



第九章 战胜米丽安

保罗对自己和周围的一切都很失望。他觉得自己最深的爱情属于母亲。要是他觉得自己让她感到伤心，或伤害了对她的爱情，他是不忍心的。现在是春天，他和米丽安之间正在打仗。今年他对她有许多不满，她也能模糊地感到这一点。她一直感到自己会成为这场爱情的牺牲品——那个念头是一次祈祷时萌发的，这种感觉现在已经同她的所有情感交织在一起了。她心底深处十分怀疑自己能够得到他。她首先不信任自己，怀疑自己能否成为他要求的那种人。当然，她从未料想过与他快乐地度过一生。她看到的前景是悲剧、痛苦和牺牲。她不相信自己能够过惯日常的平庸生活，可是她认为自己有很大的牺牲精神，善于控制自己。她对于像悲剧那样伟大而且深刻的东西作好了准备。她不认为渺小的日常生活能够使人感到快乐。

复活节的假日开始时，一切都很好。保罗还是以前那个坦率的样子。但是她觉得这个假日会出事情。星期天下午，她站在卧室的窗户前面，看着树林中的那片橡树。午后明亮的阳光穿过橡树的枝桠，光影斑驳。窗前的忍冬长出了一串串的芽苞，她觉得有些芽苞已经露出了新叶。春天来了，她对春天既害怕又喜爱。

她听见大门的声响，不安地站在窗前。那天天气明媚，保罗推着自行车进了院子，自行车在阳光下反光。他通常那时会摇铃，并且冲着房子笑笑。今天他紧闭着嘴，神情暗



淡，神情中有沮丧和嘲弄的意思。她对他已经相当熟悉，可以透过他那既敏锐又冷漠的年轻躯体看出他的内心世界，他动作准确地把自行车放好，行动中透出几分冷静，她的心直往下沉。

她下楼时很慌张。她身上穿着一件她自己觉得很适合的新上衣。衣服用的是钩花网眼的衣料，衣领很高，有着细密的皱褶。这件衣服使她回忆起苏格兰的玛丽女王。米丽安觉得自己穿上这件衣服透出成熟而高贵。她二十岁了，胸部高耸，体态丰腴。她的脸仍旧像个柔软的面具，色彩丰富，可是表情从不变化。但她那对眼睛抬起来看人时，确实很动人。她害怕他。他一定会注意到她的新衣裳。

他今天心情不好，爱弄伤人。米丽安下楼时，他正在为她全家人津津有味地描述卫理公会教堂的一次仪式，仪式是由一位出名的卫理会牧师主持的。他的脸本来就很有变化，那对眼睛有时会变得非常漂亮，温柔时似流萤，欢笑时像火焰。现在他坐在桌子前，脸上的表情变化万端，逐一模仿他正在嘲笑的各种人物。他的嘲讽总是让她感到痛苦，因为模仿得太像了，他太聪明，也太无情。每当他的眼睛像现在这样带着嘲弄人的敌意变得十分冷酷时，她认为他对一切都毫不留情，包括他本人。不过莱佛斯太太笑得一直擦眼泪，刚刚睡过午觉醒来的莱佛斯先生也被逗得用手抓头。三个兄弟穿着衬衫，睡眼惺忪地呆在一旁，不时地发出一阵大笑。全家人最爱的就是这种嘲弄人的“学样”了。

他没有刻意注意米丽安。后来，她看见他注意到了她的新衣服。她看出衣服受到了画家的赞赏，可是没有唤起他的任何激情。



男人全出去挤牛奶后，她鼓起勇气走过去同他交谈。

“你今天来迟了。”她说。

“迟吗？”他回答。

一会沉默。

“路上很难走吗？”她问。

“不是。”

她迅速地把茶具摆好了。搁好茶具后——

“茶一时还喝不上。你想观赏水仙花吗？”

他站起来，没答话。他们来到了后花园，园里的布拉斯李树正在开新。群山和天空一片晴朗，春意正浓。一切仿佛被水冲洗过，给人冷冷的感觉。米丽安看了保罗一眼。他脸色煞白，脸上毫无热情，眼睛和眉毛神情很无助。米丽安看见心爱的人脸上有这种神情，觉得他太绝情了。

“风非常大，你路上累了吧？”她问。她感觉他有些疲劳。

“不累，我没事。”他回答

“一路骑车来很费劲吧——你听树林里的风声。”

“你瞅瞅云就会知道，今天吹西南风，我到这儿来是顺风。”

“你明白我不骑车，因此我不知道嘛。”她低声说。

“这非要骑车才知道吗？”他说。

她感到他没必要挖苦她。他们默默地朝前走。屋后那片杂草丛生的草坪被一排带刺的树篱包围着。树篱下，水仙花灰绿色的叶丛正中正在长出花茎。花苞还带着绿色，寒意透人。只是有些花已经开放了，一串串的耀眼的金黄色。米丽安在一簇花前跪下了，双手托起一朵盛开的水仙花，将花朵



金黄色的正面转向自己，接着低下头，用自己的嘴，面颊和额头去轻碰它。他站在一旁看她，手伸在口袋里。她把那些绽开的黄色的花一朵又一朵地不停地给他看，好像要感染他，同时她不停地带着爱意摆弄那些花儿。

“这些花儿漂亮极了，是不是？”她低声说。

“美极了！太夸张了一点——只能说好看。”

听见他不赞同她的评价，她又低头去抚弄那些花儿。他看着她蹲在那儿，痴狂地用嘴唇亲吻花朵。

“你为什么总爱摸东西！”他激怒地说。

“可我就是喜欢摸嘛。”她回答，心里感到受了伤害。

“你爱什么东西，就一定要抓住它们，把心都抠出来吗？你为什么不能多一点自控力，或者说有点保留呢？”

她抬头望了他一眼，内心全是痛苦，然后继续用嘴唇去轻轻地碰凋零的花朵。她闻着花香，感到那种气息比他更温存，这几乎使她落泪。

“你欺骗事物的灵魂。”他说，“我从来不那样——至少，我是十分坦率的。”

他差不多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这些话无意识地从他嘴里跑出来。她看着他，感到他的身体像是一件坚决反对她的坚硬的武器。

“你总是在怜悯周围的事物爱你。”他说，“似乎你是爱情的乞丐，甚至对花儿你也要献吻——”

米丽安正在一上一下地用嘴摇晃着花，经常地吻它，吸着花香。可是花香进入鼻孔时，她便浑身颤抖。

“你并不想去爱——你永无休止的病态的渴望是被爱。你不是主动的，而是被动的。你不停地吸取，似乎必须用爱



来弥补自己，因为你身上有所缺乏。”

她被他的无情惊呆了，没听明白他说的话。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因为激情受挫，他的心灵苦不堪言，倍受煎熬，而他的话就像火山熔岩一样从他滚烫的心灵中喷射出来。她完全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。她蹲在地上，感觉到的只是他的无情和他对她的仇恨。她从来没有马上理解的能力；不管什么事，她都要反复思索。

午茶后他一直和埃德加他们呆在一起，一点不理睬米丽安。米丽安非常失望，因为这是她盼望很久的一个假日。她在等他。最后他让步了，走过来主动打招呼。她决心找出他身上那种情绪的原因。她感到他所表现的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情绪。

“我们到林子里散散步好吗？”她问他，知道他一向不拒绝直接的请求。

他们来到兔子的圈养场。在正中的小道上，他们遇上一个陷阱。陷阱是马蹄形的，用枞树枝编织的篱笆覆盖着，诱饵是兔子的内脏。保罗皱着眉头瞧了一眼。她注意到他的眼神。

“很恐怖吧？”她问。

“我不清楚。难道这不比黄鼠狼咬着兔子的脖子更糟吗？要一只黄鼠狼还是要很多兔子？总有一方必须死！”

他显然对生活中悲惨之处有十分强烈的感触，她有点为他伤心。

“我们回到屋里去吧。”他说，“我本不想出来。”

他们路过一棵丁香树，树上铜色的叶芽正含苞欲放。去年的干草垛还留下棕色的、方方正正的一块纪念物，像一段



石柱。最后一次取草时，留下了一块松软的草垫。

“我们在这儿呆一会儿吧。”米丽安说。

虽然他不想坐，可还是坐下了，背靠着硬邦邦的草垛。他们面对着像圆形剧场一样的圆圆的小山。夕阳中，山包浸泡着晚霞，远处的农场白点斑斑，非常耀眼，草场一片金黄，树林幽暗，可是也点染着夕阳，远方的林木树梢压树梢，清晰可见。已经是傍晚了，东方一抹柔和的红色暮霭，大地色彩绚丽，一片宁静。

“景色很美，是吗？”她渴求他的回应。

但是他还是沉着脸。他倒情愿面对丑陋的景色。

这时跑来了一只很强壮的狗，它张开嘴，把两只前爪搭在保罗肩上，舔他的脸。保罗笑着向后退。对保罗来说，比尔来的恰是时候。他把它推开，它又按上来。

“走开。”小伙子说，“不然我要打你了。”

但是这只狗就是不肯走。保罗于是同狗戏闹了一场。他尽力把可怜的比尔赶走，而它却玩得更欢，使劲挣扎着冲上来。人和狗打成一团，保罗不住地发出笑声，狗更是欢乐无比。米丽安瞧着这场打闹，心里感到保罗有些可悲。他渴望去爱，渴望变得温柔。他狠心地驱赶狗的方式其实是爱。比尔摔在地上后又站起来，欢乐地喘着气，白脸上那对棕色的眼睛滴溜溜的，再次蹒跚地跑回来。他喜欢保罗，保罗的眉头皱起来了。

“比尔，我不想和你玩了。”他说。

但是狗还站在他身边，两只由于充满爱意而抖动着的沉重的前爪放在他的大腿上，向他伸出红红的舌头。他朝后缩了缩身子。



“别闹了。”他说，“不要再来了——我已经玩腻了。”

一分钟后，狗高兴地走了，去玩其它的游戏。

他依然愁眉不展地凝望着眼前的群山，那片静谧的美丽景色使他发怒。他想同埃德加一起去骑车，可是他又不能离开米丽安。

“你为什么不高兴？”她温顺地问他。

“我很高兴啊？不为什么。”他回答，“我和平常一样。”

每次他不高兴时，他都说自己期待正常，她不知道这是为什么。

“那你是怎么回事？”她用安慰的语气问他。

“没事！”

“不！”她压低了声音说。

他拾起一根树枝，开始戳地。

“你最好最好别讲话。”他说。

“但我想知道。”她回答。

他发出一声愤愤的笑声。

“你老是这样。”他说。

“这对我不公平。”她低声说。

他用那根长长的树枝不停地戳地，翻起了一些小土块，好像他正处在激怒之中。她温柔而又不可反抗地用手压住他的手腕。

“不要了！”她说，“把树枝扔掉。”

他用力一扔，树枝飞落在茶藨子灌木丛里，接着他把身子向后一仰，倒在草垛上。他一动不动了。

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她柔声地求他开口。

他一动也不动地坐着，只有眼睛还在转，但是眼睛里充



满了痛苦。

“你知道。”他最后悲痛地说，“你知道——我们最好分手。”

这恰是她所担心的。她眼前的一切仿佛突然黑了。

“为什么？”她低声问，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没出任何事。只是我们要认清自己的环境。我们这样无意义。”

她安静、耐心、悲伤地等着他说下去。对他着急不起作用。

他总算开口了，至少他将把他的烦恼告诉她了。

“我们都同意只维持友谊。”他用沉闷、单调的语气接着说，“我们常常说我们之间只是友情！可是——我们的关系既不限于友谊，又不能向前发展！”

他又不说了。她又开始沉思。他究竟是什么意思？他真是烦人。他有什么话不肯说出来。但她必须对他保持耐心。

“我只能给你友谊——我只能做到这一点——这是我身上的遗憾。这种关系朝一边倾斜——我喜欢平衡。我们分手吧。”

他最后的几句话中有发怒的情绪。他所说的是她爱他甚于他爱她。也许他不爱她。也许她身上少有他想要的东西。她的自我怀疑是她心灵中埋藏得最深的目的，她既没有认识到也不敢承认自己的不自信。可能她身上缺少什么。这种非常微妙的耻辱，使她总是畏缩不前。要是事情真是这样，她可以没有他。她永远不会让自己去爱他。她可以只照顾他。

“但是到底出了什么事？”她问。

“没什么事——全都是我自己——在这个时候产生的念



头。快到复活节的时候我们老是这样。”

他完全是一副不知所措可怜巴巴的样子，她心里也可怜他。至少她还从未像他那样一蹶不振。说到底，感到屈辱的还是他。

“你认为该怎么办呢？”她问。

“我想——我不能经常上这儿来——就这样。我凭什么占有你呢？既然我不是——你明白，就我和你的关系而言，我在某些方面有所差劲。”

他告诉她他并不爱她，因此他要给她机会去了解别的男人。他是多么盲目、多么笨拙、又是多么愚蠢啊！别的男人对她算什么！男人对她根本不算什么！但是他例外——她爱他的灵魂。他在某些方面有所欠缺吗？可能是吧。

“可是你不清楚。”她的声音沙哑无力，“昨天——”

夕阳的余晖已经褪尽，夜幕降临了。保罗感到这样争吵实在太没意思了。她也深受折磨，低头坐在那里。

“我知道。”他大声说，“你是永远不会知晓的！你永远不会相信我不能——在生理上不能，正如我不能像云雀那样高翔——”

“不能什么？”她低声问。她感到颤抖了。

“不能爱你。”

他那一刻真讨厌，因为他使她受苦。爱她！她清楚他爱她。他真是属于她的。说什么不可以在生理上或用身体爱她，只是他的一时的心理，因为他知道她爱他。他如同个孩子一样傻。他属于她。他的灵魂需要她。她估计有人在影响他。她觉得他身上有一种陌生而且有力的别的影响。

“你家里人最近对你干了些什么？”她问。



“与此无关。”他回答。

她于是知道怎么回事了。她瞧不起他家里的人，因为他们庸俗。他们不清楚事物的真实价值。

那天晚上他和她没有多谈。后来他离开她找埃德加骑车了。

他又回到妈妈那儿去了。同母亲的勾通是他生活中最牢固的纽带。当他想到米丽安时，米丽安便没有了。她给他一种模糊、虚幻的感觉。其他人就无所谓了。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是坚固的，是永远真实的，那就是他母亲所在的地方。对他来说，其他人都可能变成幻影，甚至差不多不存在，可是母亲不会。母亲好像是他生活中的中心和方向，他永远无法逃脱母亲的阴影。

她依旧以同样的方式在等待着他。她现在的生活已经完全在他的身上。事实上，莫瑞尔太太对来世不抱什么幻想。她认识到我们有所作为的机会是在这个世界上，并且她认为有所作为是重要的。保罗会证明她是对的；他将成为一个矢志不移的男子汉；他将以某种方式改变世界的面貌。不管他在哪里，她感到她的心灵都和他在一起。无论他在干什么，她感到她的灵魂都站在他身边，她好像随时准备配合他。她不能容忍他和米丽安呆在一起。威廉已经死了。她要拼命拉住保罗。

他回到她这儿来了。在心灵峡谷，他有一种自豪感，因为他忠实于母亲，作出了自我牺牲。她最爱的是他，他最爱的是她。但是这还不够。他那充满活力的年轻的生命，迫切地需要一些别的东西。这使他坐立不安，极其烦躁。她觉察出了这一点；于是心中对米丽安产生了愤恨，因为她不仅想



取得他年轻的活力，而且想据有属于母亲的他的根基。他反抗米丽安，也差不多同样反抗他的母亲。

他又一次去威利农场是一个星期以后的事。米丽安心里已经很痛苦，很怕又见到他。她是否将要吞咽被抛弃的耻辱？但那只是现象的和暂时的。他会回来的。她掌握着他灵魂的钥匙。但他此刻同她争斗，这给她带来多么大的痛苦。她感到恐惧。

然后，复活节后的那个星期天他来喝茶了。莱佛斯太太见到他很兴奋，她想他一定碰上了什么不顺心事，或为难的事。他来看她好像是为了寻找安慰。因此她待他很不错。她对他表现了极大的善意，差不多用恭敬的态度接待了他。

他在屋前的花园里看到她和较小的几个孩子。

“你能来我很高兴。”米丽安的母亲说，她那对极富吸引力的棕色的大眼睛看着他，“今天天气不错，我正准备到田野里走走，今年这还是头一回呢。”

他察觉到她喜欢他也去。这使他欣慰。他们一起走着，随意地交谈几句，他始终很有礼貌，她对他很尊重，他感激得快要哭了。他觉得很羞愧。

走到草场的尽头，他们看到一个画眉鸟的鸟巢。

“要不要瞧瞧鸟蛋？”他说。

“要！”莱佛斯太太回答，“它们根本就是春天的标志，给人带来希望和遐想。

他拨开荆棘丛，拿出鸟蛋，捧在掌心里。

“鸟蛋挺暖和的——我估计我们刚刚把母鸟吓跑的。”他说。

“可怜的小家伙！”莱佛斯太太说。



米丽安忍不住伸手碰了一下鸟蛋，也碰到了他的手。她感到他的手很像一个摇篮。

“温度好高啊！”她低声说，把身体接触他。

“血的热度。”他回答。

她怔怔地望着他把鸟蛋放回鸟窝。他的身体紧靠着树篱。胳膊慢慢地伸进荆棘丛，小心翼翼地用手举着鸟蛋。他做这件事时全神贯注。看见他这种样子，她很喜欢他；他看上去很清纯，而且与世无争。所以她无法接近他。

午茶后她犹豫不决地在书架前徘徊。他从书架上取下《达拉斯贡的戴达罕》。他们又来到草垛脚边，坐在那堆干草上。他貌似神非地读了几页书。那只狗又走了过来，想重复前几天的游戏。它把鼻子伸到保罗的胸前。保罗用手摸摸它的耳朵，然后把它推开了。

“走开，比尔。”他叫道，“我不想和你玩。”

比尔跑开了，米丽安不知道保罗要干什么，心里有些恐惧。保罗的不说话使米丽安担心，她不能开口。她害怕的不是他的狂怒，而是他不愿表白的决定。

他把脸转向一侧，这样她就不能看着他的脸了。然后他慢慢地、悲苦地说。

“你认为——要是我不那么常常上这儿来——你是不是就会喜欢别人——另外一个男人？”

原来他打算说的还是这件事。

“可是我不知道其他男人。你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？”她回答。她的声音很低，像是在指责他。

“为什么？”他脱口而出，“因为他们说，要是我们不打算结婚，我没有权力这么经常来——”



不管谁想促进她和保罗之间的关系的确定，米丽安都会气愤。她对父亲发过火，因为他笑着对保罗说他清楚保罗为什么经常到他们农场来。

“谁说的？”她问他以为自己家里有人无端生事，其实这与她家里人没关系。

“母亲——还有别人。他们说，照我们这样来往，所有人都认为我们订婚了。并且说我也应该认为自己订婚了，要不然对你不公平。我自己认真想过——最后觉得我无法像一个男人爱妻子那样爱你。你是怎样认为的呢？”

米丽安气恼地低着头。她为发生这场争执而感到面红耳赤。其它人应该让他和她自己解决这件事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她低声说。

“你觉得我们之间相爱的程度够得上结婚吗？”他毫不避讳地问。这个问题使她心头紧缩。

“不够。”她说了实话，“我不这么认为——我们依然太年轻。”

“我想的是。”他焦苦地继续说，“由于你对一切事物的认真执着，你给我的情意可能已经超过了我能回报的限度。因此，如果你觉得恰当，我们可以现在订婚。”

米丽安现在真想哭。同时她也很气恼。他总是如同个孩子，听凭别人的摆布。

“不，我觉得不恰当。”她坚决地说。

他思考了一分钟。

“你知道。”他说，“我这个人——我觉得永远没有人能够完全控制我——成为我的一切——我认为永远不能。”

这一点她不考虑。



“不会。”她低声说。过了一会儿，她抬起头看着他，那对又大又黑的眼睛很亮。

“是你母亲的意思。”她说，“我清楚她从来不爱我。”

“不，不是她。”他连忙说，“这次她提起你是为你好。她只是说，要是我和你继续来往，我应该认为自己是订婚了。”他沉默了片刻。“要是我什么时候请你来我家，你会不来吧？”

她没有说话。她这时已经气得脸发青了。

“你说，我们该怎么做？”她有点怨言地说，“我看我还是不学法语了。我才刚刚有点感觉。但是我想我可以自己学。”

“我看没必要停止。”他说，“我完全可以继续教你法语。”

“还有——星期天晚上。我依然会去教堂的，因为我喜欢去，再说，我也只剩下这么一点社会活动。不过你不用同我一起走回来。我可以自己走。”

“好吧。”他回答，心里有点异样的感觉，“但是，只要我请埃德加，他一定会和我们一起走的，这样他们就无话可说了。”

她一时没说什么。这样看来，她并没有失去很多。尽管他家有人说闲话，但他们之间的交往不会有太多变化。她希望他们少管闲事。

“你不会老是想着这件事，为它烦恼吧？”他问。

“不会。”米丽安回答，并不看他。

他不说话。他认为他不专一。他没有准则，固定的目的，是非不明。



“因为。”他继续说，“男人骑上自行车——去工作——做各种事情。女人只会胡思乱想。”

“不，我不会自找没趣。”米丽安说。她确实不愿去多想。

天气有点冷了。他们回到屋里。

“保罗的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呀！”莱佛斯太太叫起来，“米丽安你不该让他在户外呆得太长。保罗，你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吗？”

“没事！”他笑着说。

不过他感到疲惫不堪。内心的冲突使他精疲力竭。米丽安这时很可怜他。但是他还不到九点钟就起身准备走了。

“你难道要回家了吗？”莱佛斯太太忐忑地问。

“对。”他回答，“我跟家里说会早点回去。”他很尴尬。

“但这可是太早。”莱佛斯太太说。

米丽安坐在摇椅上，一言不发。他踌躇了片刻，期待着米丽安起身，如同往常那样和他一同去谷仓取自行车。她坐着不动。他不知如何是好。

“那——大家晚安。”他口齿不清地说。

她与其他人一起道了晚安。但他经过窗户时朝屋里望了望。他发现他脸色发白，眉头微皱——他通常是那样的，眼神痛苦。

她站起来走到门道那儿，在他经过大门时向他挥手再见。他慢慢地骑车穿过松树林，觉得自己既可怜又窝囊。他的自行车歪歪扭扭地冲下了山。他觉得摔死了倒还是个解脱。

两天后有人带来一本书和一张纸条，敦促她看书，抓紧



时间。

他那阵子和埃德加成了最好的朋友。他很爱那一家人，也非常爱那个农场——那是世界上他最喜欢的地方。他自己的家没有那么可爱。家里有母亲。但跟母亲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在任何地方都一样感到幸福。不过他对威利农场却饱含深情的爱。他喜欢那间简陋的小厨房，男人们穿着皮靴来来往往，那只狗睡觉时睁着一只眼，生怕皮靴踩在身上。夜里，餐桌的上方挂着一盏灯，一切是那么安静，他爱米丽安那间狭长、低矮的客厅，那儿有花儿，有书，还有高高的红木钢琴，充满浪漫的气息，他喜欢那些花园，喜欢那些搭建在田野旁边的红屋顶的农房，农舍向树林延伸，好像感到有些孤单。荒野的一边是低洼的山谷，另一边是一片荒山。他每次去那儿，都感到兴奋和高兴，他喜欢莱佛斯太太，她超凡脱俗，而且有点愤世嫉俗。他还非常受欢迎他的莱佛斯先生，喜欢年龄稍大的大男孩和小的孩子和比尔——他甚至爱老母猪塞西和那些叫替布的印度斗鸡。除了米丽安之外，这一切他也舍不得放弃。

因此他还是常去威利农场，但他通常和埃德加在一起。只有到了晚上，包括父亲在内的全家人才一同猜字谜，游戏之后，米丽安把大家聚在一起，各人扮演一个角色，拿着廉价的书籍，朗读《麦克白斯》。大家都很高兴。米丽安很兴奋，莱佛斯太太很高兴，莱佛斯先生也非常喜欢。然后大家围着炉火坐着，根据乐谱用着调唱法学唱新歌。但是保罗现在极少和米丽安单独聚在一块儿。她在等待。当她与埃德加和他一同从教堂或贝斯伍德的文学社团走回家的时候，他会慷慨地发表一些反正统的观点，而她清楚他是说给她听的。



但是她还是妒忌埃德加，他和保罗一同骑车，星期五晚上还能外出，白天在田野里干活。但是她的法语课和星期五晚上的活动都已经没有了。她好像总是独自一人，在树林里走动或沉思，学习，看书，等待，遐想。他常常给她写信。

一个星期日的晚上，他们过得很高兴，感受到过去那种少有的安逸。埃德加和莫瑞尔太太呆在教堂领圣餐，他想清楚领圣餐的仪式是如何的。保罗就和米丽安一同回到自己的家中。他又被她吸引住了。如同往常一样，他们在讨论那天布道的内容。他竭力宣传不可知论，但是米丽安对这种宗教的不可知论还可以容忍。他们在谈论勒南纳《基督的生平》。米丽安是他的打谷场，他在她身上可以说出自己所有的想法。在她的心灵上喷发了他的观点之后，真理就向他低头了。只有她是他的打谷场。只有她可以帮助他获得新的认识。尽管她差不多总是被动地聆听他的议论和阐释，不过由于她的缘故，他不知怎么地就能逐渐感觉到自己错在哪儿，而且她也能感觉到他所认识的东西。她觉得他离不了她。

他们回到寂静的家。他从洗碗间的窗户拿出钥匙，他们走进屋子。他一直在谈论他的话题。他点上煤气灯，添上炉火，从食品储藏间为她拿来几块点心。她静静地坐在沙发上，膝上搁着碟子。她戴着一顶很大的白帽子，上面有一些粉红色的花。这顶帽子很便宜，不过他觉得很好看。帽子下面的那张脸很文静，若有所思，棕色的皮肤略带金黄，双颊微红。她的耳朵和平时一样被短短的卷发遮住了。她想着他。

她很看得惯他星期天的样子。星期天他总是穿一套能够表现身体的敏捷的深色衣服。他显得整洁、清爽。他还在继